

# 基督教文化與穆旦的詩劇創作

## Christian Culture and MU Dan's Poetic Dramas

叢新強

**CONG Xinqiang**

### 作者簡介

叢新強，山東大學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副教授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博士後

### Introduction to the author

CONG Xinqiang, Associate Professor, Literature & Journalism College, Shandong University; Postdoctor fellow, Literature Research Institute,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Email: congxinqiang@sdu.edu.cn

## Abstract

In MU Dan's 40 years as a poet, "God" has been a key term in the transcendent world of his poem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od," "The Devil" and "humanity" forms the subject of much of MU Dan's life and writing, which is most fully demonstrated in his three poetic dramas. "*Shen Mo Zhi Zheng*" (Struggles between God and the Devil) shows the absence of God, the powerlessness of humanity, and the emergence of the Devil. In the work "*Yin Xian*" (Dimly Visible), God becomes again the source of life and the means of support for humanity, while in "*Shen de Bian Xing*" (Deformation of God) a new power arises beyond "God," "the Devil" and "Humanity" — a power which reveals the ideology of power that is operative in the world. The discourse of "God" reveals MU Dan's weighty experience of divine faith, and the dramas are a concentrated expression of the poet's thinking about discourse with the divine. These three poetic dramas were all based on the Bible and were written over a period of 30 years, with ongoing revisions. Based on a phenomenological research method, this paper attempts to investigate MU Dan's experiences and speculation about the human and the world, the sacred and the secular, and then restores the interior relationship between MU Dan and Christian culture.

**Keywords:** MU Dan, Poetic Drama, Divinity Discourse, Culture Transformation

穆旦的文學創作前後跨度達四十年之久（1934-1976），1940年代和1976年是兩個明顯的創作高峰。基督教文化精神滲透於穆旦的文本世界，除了創造性地套用《聖經》典故以言心聲外，他的詩歌中經常出現“上帝”以及類似的“神”、“主”等詞語，有時還用“你”、“他”等代稱。“上帝”成為穆旦生命與詩的超驗世界的一個關鍵詞。王佐良先生在40年代就曾指出：

穆旦對於中國新寫作的最大貢獻，照我看，還是在他的創造了一個上帝。他自然並不為任何普通的宗教或教會而打神學上的仗，但詩人的皮肉和精神有著那樣的一種飢餓，以至喊叫著要求一點人身以外的東西來支持和安慰。大多數中國作家的空洞他看了不滿意，他們並非無神主義者，他們什麼也不相信。而在這一點上，他們又是完全傳統的。在中國式極為平衡的心的氣候裡，宗教詩從來沒有發達過。……但是穆旦，以他的孩子似的好奇，他的在靈魂深處的窺探，至少是明白衝突和懷疑的。<sup>①</sup>

這裡，一方面提出穆旦及其詩歌的非傳統性；另一方面點明詩人要尋求經驗世界以外的東西，以獲得肉體和精神的支持與安慰。可以說，這“一點人身以外的東西”便是“上帝”。

“神”、“魔”、“人”之關係是貫穿穆旦及其文學世界的主題，這在其詩劇創作中獲得充分體現。“上帝”話語流露著穆旦對神性

---

<sup>①</sup> 王佐良：《一個中國詩人》，載《蛇的誘惑》，穆旦著、曹元勇編，珠海：珠海出版社，1997年，第8頁。[WANG Zuoliang, “A Chinese Poet,” in MU Dan, *She de you huo*, ed. CAO Yuanyong (Zhuhai: Zhuhai Press, 1997), 8.]

信仰的沉重體驗，而詩劇則是詩人思索神性話語的集中表達。現代詩劇是世界現代詩壇流行的形式之一，主要以神話作為潛在結構。穆旦先後創作了三部詩劇，即 1941 年的《神魔之爭》、1947 年的《隱現》和 1976 年的《神的變形》。它們都以《聖經》作為神話原型，時間跨度達三十年之久，並不斷獲得修改，滲透著詩人對人與世界、神聖與世俗關係的不懈思考。本文重點探討這一問題，以期進一步考察穆旦詩歌中神性話語的發展演變及其存在意義。

—

先看《神魔之爭》<sup>①</sup>。

首章以“東風”獨白開始，採用整齊的格式，每段 5 句，共 5 段，表達出宇宙的自然與莊嚴。其間，萬事萬物有秩序地存在著。即便是人之生死、正義、公理和世代的紛爭，也都是旋轉在自然中的遊戲。這是詩劇的第一幕。

第二幕是“神魔之爭”的主體，由三次對話和對抗促成。第一次對話顯示，神是“一切和諧的頂點”，而魔則是“永遠的破壞者”；第二次對話中，神以教誨的口氣警告魔不要破壞，並為自己的信仰者進行辯白。而魔則揭露神的表象：立於街心的雙翼銅像、勝利的博覽會、古典的文物、聰明、高貴、神聖的契約，自由、正義……這一切顯然是信仰者製造出來的。而信仰者得到的不過是“輪迴的牛、馬和蟲豸”，獲得的僅僅是“茫然”、“恥辱”和“滅亡”。第三次對話中，神首先強烈地反駁魔的詰難，認為他是“自負”、“無知”、“地獄的花果”的化身，並要求他放棄頑固而自覺懺悔，否則必將走向滅亡。與此同時，神對自身也反躬自問“我是誰？”。雖然自

---

<sup>①</sup> 穆旦：《穆旦詩全集》，李方編，北京：中國文學出版社，1996 年，第 108-120 頁。[MU Dan, *Mudan shi quan ji*, ed. LI Fang (Beijing: Chinese Literature Press, 1996), 108-120.]

已是永遠的明燈，賜予世界以文明，但還是出現了問題：當現實中的暴力、混亂、罪惡來臨的時候，“我錯了嗎”？此時的魔，則全力借助“風”、“波濤”以及一切力量來反抗神。神性與魔性本是生命的有機組成部分，而現代社會，魔性壓倒神性。

接下來的第三幕中，神已經退場，剩下林妖、東風與魔。林妖成為眾生的象徵，他們對“神魔之爭”無能為力，安於現狀成為最佳的生存方式。“誰知道我們什麼做成？……我們知道自己的愚蠢……誰知道生命多麼長久？/一半是醒著，一半是夢。/我們活著是死，死著是生，/呵，沒有人過得更為聰明。”<sup>①</sup>而且，他們還總會“把一切遺忘”！這裡，詩人深刻而準確地抓住眾生存在的本質特徵。魔更加設身處地，指明自己的弱勢處境，表達自己的繼續反抗。他聲稱得不到同情，得不到溫暖的手撫慰創痕；他不願等待天使擲灑著花朵歌舞在墓前，不願為得到權力的恩寵而去娛樂自己。而且不禁發問：“我比他更壞嗎？/全宇宙的生命，你們回答我，/當我領有了天國。”<sup>②</sup>魔比神更壞嗎？尤其是在誰擁有天國誰就擁有絕對正義的現實邏輯下。自然，魔堅持的還是——“戰爭！”。相對於發生的一切波動，“東風”歌唱的宇宙秩序依然。詩劇所揭示的，有神話的蹤跡，更是現實的折射。可以說，現世的社會善惡衝突轉化為神話的神魔人格論爭。

終於，在魔的抗爭下，神的權威失落，人所追求的價值亦崩潰。然而，即便在這樣的黑暗、絕望的世界裡，詩人仍沒有放棄對生命的敬畏和對信仰的信心。在最後的“林妖合唱”中，深情渴求神的聲音和謙卑精神的生命表達。豐富而痛苦的詩人敏感到，絕不能放棄真正的神的來臨的可能性。

<sup>①</sup> 穆旦：《穆旦詩全集》，第 113-114 頁。

<sup>②</sup> 穆旦：《穆旦詩全集》，第 116 頁。

二

再看《隱現》<sup>①</sup>。

詩劇開篇籲請：“讓我們看見吧，我的救主。”奠定全詩基調。接下來分為三部分：“宣道”、“歷程”、“祈神”，其間同樣貫穿“神魔之爭”主題話語。只不過“魔”已經普世化，滲透於現代生活的方方面面。而神，則成為現世寄託的價值目標。同時，祈求投入神的懷抱，並與神結合。

“宣道”一開始還是繼續著詩人一貫的受難性前進的思考，接下來的全篇便以《聖經》的結構和思想為原型，闡明“真理”。

在我們從不能安排的方向，你/給我們有一時候山峰，  
有一時候草原，/有一時候相聚，有一時候離散，/有一時  
候欺人，有一時候被欺，/有一時候密雨，有一時候燥風，  
/有一時候擁抱，有一時候厭倦，/有一時候開始，有一時  
候完成，/有一時候相信，有一時候絕望。<sup>②</sup>

這種形式平行、意義對立的呈現形態顯然來源於《傳道書》第3章1-8節：“凡事都有定期，天下萬務都有定時。”<sup>③</sup>而且《傳道書》第8章5-6節指出：“智慧人的心，能辨明時候和定理。”<sup>④</sup>在《隱現》中，“主”是生命所有方向的源頭。

主呵，我們擺動於時間的兩極，/但我們說，我們是

---

<sup>①</sup> 穆旦：《穆旦詩全集》，第234-244頁。

<sup>②</sup> 穆旦：《穆旦詩全集》，第234頁。

<sup>③</sup> 《聖經》，南京：中國基督教協會出版，1996年，第621頁。[*The Bible* (Nanjing: China Christian Council, 1996), 621.]

<sup>④</sup> 《聖經》，第625頁。

向著前面進行，/因為我們認為真的，現在已經變假，/  
我們曾經哭泣過的，現在已被遺忘。<sup>①</sup>

這是生命存在的悖論狀態，人無法掌握自己預設的命運。

一切在天空，地面，和水裡的生命我們都看見過了，/我  
們看見在所有的變中只有這個不變，/新奇的已經發生過  
了正在發生著或者將要發生，然而只有這個不變：/無盡  
的河水流向大海，但是大海永遠沒有溢滿，海水又交還河  
流。<sup>②</sup>

這顯然來自《傳道書》第1章第7節：“江河都往海裡流，海  
卻不滿；江河從何處流，仍歸還何處。”<sup>③</sup>

一世代的人們過去了，另一個世代來臨，是在他們被  
毀的地方一個新的迴轉，/在日光下我們築屋，築路，築  
橋：我們所有的勞役不過是祖業的重複。<sup>④</sup>

這正應了《傳道書》第1章9-10節：“已有的事，後必再有；  
已行的事，後必再行。日光之下，並無新事。豈有一件事人能指著  
說這是新的？哪知，在我們以前的世代，早已有了。”<sup>⑤</sup>

或者我們使用大理石塑像，崇拜我們的英雄與美人，

<sup>①</sup> 穆旦：《穆旦詩全集》，第235頁。

<sup>②</sup> 穆旦：《穆旦詩全集》，第235頁。

<sup>③</sup> 《聖經》，第620頁。

<sup>④</sup> 穆旦：《穆旦詩全集》，第235頁。

<sup>⑤</sup> 《聖經》，第620頁。

看他終竟歸於模糊。<sup>①</sup>

這正應了《傳道書》第 1 章 11 節：“已過的世代，無人記念；將來的世代，後來的人也不記念。”<sup>②</sup>

我們和錯誤同在，可是我們厭倦了，我們追念自然，/以色列之王所羅門曾經這樣說：/一切皆虛有，一切令人厭倦。/那曾經有過的將會再有，那曾經失去的將再被失去，/我們的心不斷地擴張，我們的心不斷地退縮，/我們將終止於我們的起始。<sup>③</sup>

這裡，詩人直接引用所羅門的話。實際上，正是《傳道書》中表達的意義：“傳道者說：虛空的虛空，虛空的虛空，凡事都是虛空。人一切的勞碌，就是他在日光之下的勞碌，有什麼益處呢？一代過去，一代又來，地卻永遠長存。日頭出來，日頭落下，急歸所出之地。風往南刮，又向北轉，不住地旋轉，而且返迴轉行原道。”<sup>④</sup>“現今的事早先就有了，將來的事早已也有了，並且神使已過的事重新再來。”<sup>⑤</sup>正如有研究者所說：“穆旦詩中經常出現‘循環往返’的意象……他眼中不變的只有‘萬事常變’的真理。”<sup>⑥</sup>這一點，對應的正是《傳道書》第 1-3 章所表現的題旨。

正是基於“萬事虛空”和“循環往返”，我們所經歷的與所完

---

<sup>①</sup> 穆旦：《穆旦詩全集》，第 235 頁。

<sup>②</sup> 《聖經》，第 620 頁。

<sup>③</sup> 穆旦：《穆旦詩全集》，第 235-236 頁。

<sup>④</sup> 《聖經》，第 620 頁。

<sup>⑤</sup> 《聖經》，第 621 頁。

<sup>⑥</sup> 李焯雄：《慾望的暗室和習慣的硬殼》，載《豐富和豐富的痛苦》，杜運燮等編，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97 年，第 54-55 頁。[Li Zhuoxiong, “The Darkroom of Desire and the Duricrust of Habit,” *Feng fu he feng fu de tong ku*, eds. DU Yunxie et al. (Beijing: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1997), 54-55.]

成的，只不過是朝著“主”的意圖行進而已。接下來的“歷程”部分，便是殷切地盼望見到“主”，迎接“主”，並“投向他慈愛的胸懷”。

詩劇第三部分是“祈神”，詩人在“主”的面前沉痛揭示現世的荒謬，真誠祈求與“主”的無限結合。來處和去處，獲得和丟失，日光、季候和山河，都是枉然：

我們站在這個荒涼的世界上，/我們是廿世紀的眾生  
騷動在它的黑暗裡，/我們有機器和制度卻沒有文明/我們  
有複雜的感情卻無處歸依/我們有很多的聲音而沒有真理/我  
們來自一個良心卻各自藏起……<sup>①</sup>

詩人以超然於表象的巨大概括力，把現代的種種矛盾、衝突、痛苦哲理地表達出來，繼續著對於精神壓抑的譴責和對於心靈自由的探尋。繼而，反省自身，祈求與詢問交相輝映。我們沉迷、厭倦、瘋狂，被半真理所利用，因而祈求；詩人祈求神明，將精神發揮到宇宙的極限，於是詢問：主呵，我們這樣的歡樂失散到哪裡去了；生活著卻沒有精神寄託，即使有也是充滿衝突，生活已經成為永遠在準備和爭取，實際已經喪失生活，於是詢問：主呵，我們衷心的痛惜失散到哪裡去了；每日每夜，我們計算著物質財富，度量著別人的態度，遵循著社會習俗的規定，於是詢問：主呵，我們生來的自由失散到哪裡去了；持續著這樣的生存，那麼自然地，“等我們哭泣時已經沒有眼淚/等我們歡笑時已經沒有聲音/等我們熱愛時已經一無所有”……此時，我們應該看見你——“主”。

這是時候了，這裡是我們被曲解的生命/請你舒平，

<sup>①</sup> 穆旦：《穆旦詩全集》，第242頁。

這裡是我們枯竭的眾心/請你揉合，/主呵，生命的源泉，  
讓我們聽見你流動的聲音。<sup>①</sup>

“祈神”，表達的正是在現代生活中重建人神關係的渴望。

相對於《神魔之爭》中神的失落、人的無力與魔的崛起，《隱現》中的神重新成為人生命的源泉，成為人存在的依據。

### 三

在前兩部詩劇基礎上對神魔關係的探討獲得進一步深化的是寫於 1976 年的《神的變形》<sup>②</sup>。其間，在神、魔、人之外出現一個新的力量：權力。

詩劇開篇，浩浩蕩蕩、掌握著歷史方向，並且已經將統治化入日常生活每一個角落的“神”發現：“可是如今，我的體系像有了病”。緊接著，權力登場並宣稱：“我是病因。你對我的無限要求/就使你的全身生出無限的腐鏽。”貪得無厭走向保守，喜好禮讚走向催眠，“面對你的任性，人心日漸變冷，/在那心窩裡有了另一個要求”。<sup>③</sup>這另一個要求便是魔，魔在人心裡滋長。神被權力所腐蝕，魔便把“正義、誠實、公正和熱血”拿來作為自己的營養，從而開闢戰場，與神決鬥，並堅信自己將“由地下升到天堂”、“繼承歷史的方向”。這時候，處於神與魔之間的中間力量——人——登場了。神與魔都在號召並引誘人起來幫助自己打倒對方，以實現絕對統治。然而，人已經“既厭惡了神，也不信任魔”，他們認識到首先該擊敗的是“無限的權力”。多少個世紀以來，人被迫捲進無休止的“神魔之爭”，然而最終，“打倒一陣，歡呼一陣，失望無窮，/

---

<sup>①</sup> 穆旦：《穆旦詩全集》，第 244 頁。

<sup>②</sup> 穆旦：《穆旦詩全集》，第 353-356 頁。

<sup>③</sup> 穆旦：《穆旦詩全集》，第 354 頁。

總是絕對的權力得到了勝利！/神和魔都要絕對地統治世界，/而且都會把自己裝扮得美麗”<sup>①</sup>。而此時，人已經不再容易受騙，似乎明白了真理。

詩劇至此，突然一轉。即便面對人的覺醒，魔的力量依然繼續：

人呵，別顧你的真理，別猶疑！/只要看你們現在受誰的束縛！/我是在你們心裡生長和培育，/我的形象可以任由你們雕塑。/只要推翻了神的統治，請看吧：/我們之間的關係將異常諧和。/我是代表未來和你們的理想，/難道你們甘心忍受神的壓迫？<sup>②</sup>

在不斷地慫恿、誘惑與許諾下，人再次進入精心的圈套：“對，哪裡有壓迫，哪裡就有反抗；/誰推翻了神誰就進入天堂。”<sup>③</sup>人再次落入歷史的循環。這時候，無所不在的、可怕的權力又出場：

而我，不見的幽靈，躲在他身後，/不管是神，是魔，是人，登上寶座，/我有種種幻術越過他的誓言，/以我的腐蝕劑伸入各個角落；/不管原來是多麼美麗的形象，/最後……人已多次體會了那苦果。<sup>④</sup>

這是歷史和現實已經證實了的寓言，又是未來更大的預言。隱藏在一切背後的是權力及其意識形態的運作，個體存在僅僅是可憐的附庸和可悲的工具而已。顯然，詩劇浸潤著生命經驗與痛苦體驗，融合著對歷史與現實的深刻思考，寄寓著對個體與民族的現代性焦

<sup>①</sup> 穆旦：《穆旦詩全集》，第355頁。

<sup>②</sup> 穆旦：《穆旦詩全集》，第355頁。

<sup>③</sup> 穆旦：《穆旦詩全集》，第355頁。

<sup>④</sup> 穆旦：《穆旦詩全集》，第355-356頁。

慮。縈繞於詩人的，依然是個體之思。克爾凱戈爾有言，“只有當單個的人切實返回到自己的內心，也就是說，只有在自我活動的內心性中，單個的人才會留心到上帝，才有能力看見上帝”。<sup>①</sup>在“豐富的痛苦”和永恆的追問中，穆旦把生命支點的尋求再次投向超驗世界。

穆旦文本中的“上帝”是複雜多樣的，甚至充滿矛盾和懷疑。其實，這也構成其詩歌內涵的豐富性。同時，為我們提供出觀察的視角與思想的空間，從而有效地避免以“上帝”名義而可能導致的絕對價值，進而在有限的時空中參與無限意義的創造。

早在 1944 年，詩人就以“殉道者”的口吻寫道：“希望，幻滅，希望，再活下去/在無盡的波濤的淹沒中……孩子們呀，請看黑夜中的我們正怎樣孕育/難產的聖潔的感情。”<sup>②</sup>到了 1976 年，詩人仍然真誠地詢問生命：“不知哪個世界才是他的故鄉，/他選擇了這種語言，這種宗教，/他在沙上搭起一個臨時的帳篷，/於是受著頭上一顆小星的籠罩，/他開始和事物有著感情的交易：不知那是否確是我自己。”<sup>③</sup>正如研究者所言，“悲天憫人而超乎自身，詩人穆旦是以具形的象徵與抽象的玄思呼告著冥冥之中的神祇，從而獨自進行著中國詩壇罕見亦迄今絕少呼應的工作——創建‘新詩的宗教’”。<sup>④</sup>等到中國文學接續上這“呼應的工作”，則是文藝新時期的事了。穆旦的詩劇創作“豐富”而“痛苦”地表達出的，恰恰是“文

---

<sup>①</sup> 克爾凱戈爾：《宗教的激情》，劉小楓譯，載《20 世紀西方宗教哲學文選》（上卷），劉小楓主編，上海：上海三聯書店，1991 年，第 445-446 頁。[Soren Kierkegaard, “The Passion of Religion,” trans. LIU Xiaofeng, in *Er shi shi ji xi fang zong jiao zhe xue wen xuan*, vol.1, ed. LIU Xiaofeng (Shanghai: Shanghai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1991), 445-446.]

<sup>②</sup> 穆旦：《穆旦詩全集》，第 172-173 頁。

<sup>③</sup> 穆旦：《穆旦詩全集》，第 334 頁。

<sup>④</sup> 方稚：《穆旦的“自己的葬歌”》，載《豐富和豐富的痛苦》，杜運燮等編，第 138 頁。[FANG Zhi, “MU Dan’s ‘Own Funeral Song’,” *Feng fu he feng fu de tong ku*, eds. DU Yunxie et al., 138.]

化轉換”中的“神性話語”。

把穆旦及其詩歌世界置於文化轉換的語境下考察，便自然具有某種溝通中國現當代文學史的意義。對其神性話語的探討，便自然具有溝通中國現當代文學的基督宗教文化言說的特殊價值，而對象又恰恰是“為當日中國詩造出新的氣勢並展開了新生面”，“以他早慧的、全面的、同時又蘊蓄著巨大創造力的實踐而成為最能代表本世紀（20世紀）下半葉——當他出現以至於今——中國詩歌精神的經典性人物”。<sup>①</sup>這正是本文選擇穆旦作為研究個案的緣由和意圖，其中的言說也就不是隨意而為。“文化轉換”中的“神性話語”，理應構成穆旦及其詩劇奉獻給現代詩學史乃至中國文學史甚至是漢語思想史的最大功績。

---

<sup>①</sup> 謝冕：《一顆星亮在天邊》，載《豐富和豐富的痛苦》，杜運燮等編，第18頁。  
[XIE Mian, “A Star is Flashing in the Sky,” *Feng fu he feng fu de tong ku*, eds. DU Yunxie et al., 18.]

## 參考文獻 [Bibliography]

### 中文文獻 [Works in Chinese]

- 杜運燮等編：《豐富和豐富的痛苦》，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97年。[DU Yunxie, et al., eds. *Feng fu he feng fu de tong ku*. Beijing: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1997.]
- 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編：《文化基督徒：現象與論爭》，香港：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出版，1997年。[Institute of Sino-Christian Studies Ltd., ed. *Wen hua Jidu tu: xian xiang yu lun zheng*. Hong Kong: Institute of Sino-Christian Studies Ltd., 1997.]
- 藍棣之編：《九葉派詩選》，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2年。[LAN Dizhi, ed. *Jiu ye pai shi xuan*. Beijing: The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1992.]
- 劉小楓主編：《“道”與“言”——華夏文化與基督文化相遇》，上海：上海三聯書店，1995年。[LIU Xiaofeng, ed. *Dao yu yan: Huaxia wen hua yu Jidu jiao wen hua xiang yu*. Shanghai: Shanghai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1995.]
- 劉小楓編：《20世紀西方宗教哲學文選》，上海：上海三聯書店，1991年。[LIU Xiaofeng, ed. *Er shi shi ji xi fang zong jiao zhe xue wen xue*. Shanghai: Shanghai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1991.]
- 穆旦：《蛇的誘惑》，珠海：珠海出版社，1997年。[MU Dan. *She de you huo*. Zhuhai: Zhuhai Press, 1997.]
- 穆旦：《穆旦詩全集》，北京：中國文學出版社，1996年。[MU Dan. *Mudan shi quan ji*. Beijing: Chinese Literature Press, 1996.]
- 巴爾塔薩：《神學美學導論》，曹衛東、刁承俊譯，北京：三聯書店，2002年。[Von Balthasar, Hans Urs. *Shen xue mei xue dao lun*. Translated by CAO Weidong and DIAO Chengjun. Beijing: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2002.]
- 楊慧林：《基督教的底色與文化延伸》，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YANG Huilin. *Jidu jiao de di se yu wen hua yan shen*. Haerbin: Heilongjiang People's Press, 2002.]
- 楊慧林：《聖言·人言：神學詮釋學》，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2年。

- [YANG Huilin. *Sheng yan ren yan: shen xue quan shi xue*. Shanghai: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2002.]
- 《聖經》，南京：中國基督教協會出版，1996年。[*Sheng Jing* (The Bible). Nanjing: China Christian Council, 1996.]
- 卓新平：《基督宗教論》，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年。[ZHUO Xinping. *Jidu zong jiao lun*. Beijing: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2000.]